

云中岳作品精选

缚虎手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縛虎手

上冊

[臺灣] 雲中岳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明朝万历年间、南京慈姥山发生一起骇人听闻血案，紧接着又有一批御用国宝被盗，侠客高翔被当成重大嫌疑犯。这位技艺双全、能连打五花飞石的勇士，倒不怕什么官府陷害，因为巨案又在不断发生，残害不少平民百姓。他决心同官府联手办案，把它搞个水落石出。案子波诡云谲，极其复杂，一涉足就遭到黑道、白道、邪道、魔道人的暗算追杀，卷进了江湖仇杀的漩涡之中。他与女侠小绿明察暗访，拨疑雾、闯秘坛、杀恶僧、战妖魔，经历了种种险风恶浪，出生入死的考验。在江湖义士们的援手下，易装追踪，直捣匪巢，终于降魔缚虎找出了戴鬼面具的主凶恶犯，剑影光寒，大打出手，那个贪花好色、杀人越货，富贵不让当今天子的玉狮妖魔，在走投无路情况下，自己击碎天灵盖身上。

情节扑朔迷离，一波三折，熔武打、缉凶破案、言情于一炉，堪称当今武侠小说之精品，也是云中岳先生的上乘佳作。

目 录

一、庙中血案	1
二、大闹酒楼	38
三、发出铜吓	75
四、逃出地垒	112
五、又进黑牢	148
六、借刀杀人	184
七、绿衣解救	220
八、愁云惨雾	259
九、搭救神尼	292
十、杀替死鬼	331
十一、扑朔迷离	364
十二、疑云重重	400
十三、峰回路转	437
十四、寻找秘坛	473
十五、龙女漏网	510
十六、穷追不舍	546
十七、百劫人妖	583

十八、幻电神化	619
十九、入堡探亲	665
二十、龙骧勇士	693
二十一、鬼面人贼	729
二十二、欲盖弥彰	765
二十三、装神弄鬼	801
二十四、神巫教主	837
二十五、易装追踪	872
二十六、直捣匪巢	907
二十七、邪恶到头	942
二十八、北岳出家	978

一 庙中血案

天宇中云沉风恶，蓦地电光一闪，幻出耀目的道道金蛇。接着是一声霹雳，发出令人昏眩的暴雷，震撼着大地。随之而来的地大雨倾盆，似乎天动地摇，像是世界末日。

这是江南六朋盛暑中的暴风雨，平常得很。

南京应天府江宁西南，与太平府当涂县交界的慈姥山上，气氛却颇不平凡。

这座山并不高，前临大江，积石成矶，岸壁峻绝。后临南北往来官道，山势略为平坦。

官道通过山西南，官道上商旅往来不绝。山西建了一座慈姥庙，已经有十余年无人过问，香火早绝，目下已是破败不堪。

山四周盛产桂竹可做洞箫，往昔宫廷乐府所用的洞箫，皆用这座山的竹子制成，因此也称鼓吹山。

在通向慈姥庙的登山小径中，一个穿了衰衣的中年人冒雨上行，竹笠戴得低低地，不易看到他的面貌。

这人步履矫健，埋头疾走，狂风暴雨丝毫不影响他的行动，若无其事地向上行。

又一声暴雷乍响，狂风随至，路两侧的竹枝狂野地飞舞，雨水聚急地向他当头倾下。

他伸手拉住雨笠，自语道：“真要命，紧要关头，偏偏碰上这场暴风雨，不知那位神秘的通风报信仁兄是不是前来应约？”

蓦地，一脚踏在一块碎石上，石下泥泞，身形一晃，几乎滑

倒。他镇静地站稳，苦笑道：“岁月不饶人，我老了，这碗饭吃不下去啦！唉！自苦英雄出少年，我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够接手的青年人，唯天下虽大，英才难寻，大概我这把老骨头仍得挺下去，不知能挺得了多久？”

他无意中扭头回望，山下烟雨朦胧，只能看到模糊的景物。

“噢！像是有人上山呢。”人自语着。

他只看到山下竹林的空隙中人影一闪即行消失，连他自己也难以确定到底看到的大影子是不是人。

慈姥庙在望，院墙坍塌，院门早已失踪，可以看到破败不堪的殿廊，但庙顶仍然完好，隐避风雨绝无问题。

踏入院门，殿门半掩，空荡荡地空阔无人。他急急抢入殿堂，摘下雨笠，用他那锐利机敏的虎目打量四周，片刻方心中一宽，将雨笠放在积尘近寸的神案上，脱下衰衣放好，整衣向蛛网尘封的神龛合掌一拜，感慨地说：“慈姥大仙，你也该显显灵，找几个善男信女替你重塑金身啦！”

“咚！咚咚！”殿外突传来三声鼓响。

他吃了一惊，殿外廊下的钟鼓已经失踪，怎会有鼓声传来？

他本能地倒纵而出，在殿门外转正身形，点尘不惊地落地，身法之快，委实惊人。

除了风雨声，鬼影俱无。院中野草与人齐，荆棘丛后，不可能有人愿意在内匿伏，看地面雨廊，没有任何足迹。

“噢！分明有人在廊下击鼓，难道我老得耳背了不成？不会的。”他吃惊地在自语。

正待冲入雨中院外搜寻，殿内却传出物落地声。他扭身抢入，不由倒抽一口凉气，立即严备地贴墙而入，拉开衣襟，露出暗藏在衣内的匕首柄。

没有活的人，只有一具死尸。

神案的拜台下，躺着一个直挺挺的青衣人，手脚松软，青灰

色的脸部肌肉扭曲得变了形。

他警觉地用目光先行搜视四周，一无动静。

久久，他终于小心地走近青衣人，拨过对方的脸部，触手处冷冰冰。

“哎呀！是报信的人。”他吃惊地脱口叫。

约他前来会晤的报信人，在青天白日下突然横死在他眼下，即使再高明的人，也禁住悚然而警。

“危机来了。”他心中暗叫。

他定下心神沉着地开始检查死尸的致命创伤。可是，他失望了，尸体一无外伤，除非他敢剖尸检查内脏，不然绝难找出死因来。

看尸体落地的遗痕，他一看便知是从梁上丢下来的，殿顶未建承尘，梁桁分明，藏一两个人绝无困难。他十分后悔，暗骂自己该死，一个老江湖在搜视四周可疑征候，怎会大意得忽略上方梁顶各处的？

他一咬牙，蓦地纵入后殿的天井。

“桀桀桀桀……”殿门外传来了枭啼般的怪笑声，刺耳难听，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他火速往回纵，重出殿门。

院门左侧衣袂一闪即回，有人刚离开。

他不假思索地追出，可是，院门外野草萋竹林密布，除了风雨声之外，哪有半个人影？

地而泥泞，但未留下履痕脚印，他心中一冷，忖道：“糟了！定然是通风报信人走漏了消息，被人赶来杀人灭口，来入艺业之高，骇人听闻，我……”

蓦地，左方的竹林中传来了怪笑声：“桀桀桀……”

他第一个念头便是“速离险地”，再耽下人有死路一条。

可是，已来不及了，不等他起步，殿堂中已传来了阴森的奇

异语声：“哈哈哈哈哈！釜底游魂，姓许的狗腿子，你还不给我爬进来，难道要在下请你么？”

他不敢冒失地去看个究竟，心说：“我得走，必须将此地的变故传出，不然……”

“叮铃铃……”左后突传出一阵怪异的铃声。

他骇然转身，呼吸几乎要停住了，一阵冷流从脊梁向上急升，冲上泥丸宫，他感到浑身都僵了，僵硬地脱口叫出：“招魂使者叶君山。”

竹丛前，站着一身材高瘦的青袍人，头戴雨笠，一双阴森森冷电四射的鹰目，流露出残忍的笑意。瘦削的脸颊不出四两肉，山羊胡仍然漆黑，可知年纪仍轻，惨白的脸色，像是刚从尸坑里爬出来的僵尸，左手举着一只金光闪闪的小金铃。腰悬一把长仅两尺二寸的剑，仅比比症长四寸，古色斑烂，剑鞘剑把剑穗一身黑，黑得令人望之生畏。

“你还等什么？”身后殿堂中又传出另一人的叫声。

他本能地转身，这次看到殿门中间有人了，不看犹可，看了又令他汗毛直竖，心向下沉，抽口凉气叫：“九岭玄魔张九洲。”

他身后应身传来一声狂笑，有人用沙哑的嗓音说：“姓许的，还有我玉郎君范世昌呢。”

殿门口站着的是一位一身黑袍的中年人，庙门右侧后方却是一位白脸书生，一俊一丑，形成强烈的对比。九岭玄魔是黑脸膛，身材壮，五官挤在一起，是属于令人一见便难以遗忘的人物，年约半百，乖戾之气外露。

玉郎君范世昌恰相反，年约四十上下，玉面朱唇，英俊潇洒，穿月白色儒衫，佩剑，戴一顶油绸制成的高顶雨帽，宛如临风玉树，英气照人。

玉郎君笑伸手，极有风度地贫首为礼，笑道：“许大侠请，殿内散友已久候多时。”

他反镇定下来了，人到了绝望的境地，反而放得开，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有什么可怕的？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淡淡一笑道：“许某今天在幸，总算见到了五怪三魔四邪的诸位高人，范兄叶兄先请。”

招魂使者将小金铃纳放怀中，阴森森地说：“你擒龙客许嘉华是见过大风大浪大世面的白道英雄，咱们这些黑道邪魔，在你许大侠的心目中，哪有什么分量？你是客人，就不必客气啦！请。”

玉郎君呵呵一笑，接口道：“君山兄，人家金陵三剑客光临，咱们虽然是邪魔外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也应该客气些，不然岂不貽笑大方？许大侠请进。”

擒龙客淡淡一笑，向内举步，一面说：“诸位既然看重兄弟，兄弟恭敬不如从命。”

站在殿门的九岭玄魔说话可就不太客气了，冷笑一声，让路说：“你阁下最好是又恭敬又从命，不然对你绝无好处，不信且拭目以待。”

擒龙客瞥了对方一眼，目光落在殿堂内，举步入殿，镇静地说：“如果兄弟所料不差，诸位似乎还有朋友并现身，何不请他出来一见？”

玉郎君伸手向外一指，笑道：“瞧，外面是谁？”

擒龙客扭头向外瞧，心中暗暗叫苦，硬着头皮说：“原来是天香门的凌燕萧佩姑娘。”

一位撑了一把油绸彩伞的，穿了一身天蓝劲装，佩剑挂囊的少妇，正袅袅娜娜踏上了台阶。好美，眉目如画，媚笑如花，曲线玲珑的丰盈胴体极为动人。

身后突然传来娇嫩的语音：“许大侠，正人君子目不斜视，怎么看痴了？萧小妹不愧称江湖第一美妇。”

擒龙客回顾，不由骇然。神案上，端端正正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美得令人屏息，粉脸桃腮，肌肤晶宝吹弹得破，那双

勾魂摄魄的水汪汪的大眼睛，令男人心醉神摇。穿的是盛妆，翠绿罗衫翠绿裙，翠绿的坎肩翠绿鸾带，梳的是代表未婚少女的三丫髻，戴了三朵翠玉花环。看年纪，约在十六七岁，大好青春年华。

香风中人欲醉，满殿生香。

少女的胸前，亮晶晶地戴了一个用奇大上品翡翠雕成的骷髅头，未免令人心惊胆战，这玩意儿怎能做青春少女的佩饰？真要命。

擒龙客死盯着那块翡翠骷髅头，眼中涌起恐怖的光芒，神色灰败。

这位少女出现在神案上，距他身后不足八尺，对方从何而来，何时而来，他完全不知道，声息毫无，像是幽灵突然幻现，这份超尘拔俗的身法，委实令人骇然。

少女噗嗤一笑，笑容如春，艳极，媚极，令人怪心动神摇，说：“许大侠当然认识我这件胸饰，知道我是谁么？”

擒龙客吁出一口长气，定神道：“如果在下所料不差，阁下定是百劫人妖陈魁。”

“好眼力。”

“阁下故意将翡翠骷髅亮出，与在下眼力无关。”

百劫人妖将翡翠纳入怀中，粲然媚笑道：“为免尊驾胡猜，所以亮给你看看，你明白了吧？”

“诸位有何见教？”擒龙客开妈探问。

“荒山残庙，许大侠休怪简慢。”

“好说好说，许某不是来作客的。”

“其实咱们都是客人，不必作无意义的应酬了，今天咱们有事相求，务请大侠慨允成全。”

“诸位有何见教？”

“你不是为龙涎香与黑白珍珠而来的么？”

“这……不错。”

百劫人妖指指地下的尸体，笑道：“这位仁兄是我的一名仆人，他在仪凤门外碰见你，当时他发觉有人跟踪，不敢多言，匆匆留了书信，叫你前来慈姥山讨宝物的消息。”

“不错。”

“你来了，很好。”

“诸位……”

“珍珠不是我们拿的，但下手确是我们这几个人。”

“是谁？”

“咱们不能告诉你，虽则你已不呆能向外泄漏了。”

“你们……”

“令兄摘星手许嘉祥知交满天下，艺臻化境，宇内称雄。而你，熟悉江湖动静，机警过人、老实说，咱们对你无顾忌，只有你方能查出线索，因此……”

“因此诸位要杀在下灭口？”

“你猜对了。”

“在下已事先派了……”

“你派了四个人在附近埋伏，他们都不小心，从山西北的悬崖峭壁失足掉下江去了，做了龙王爷的女婿啦！另指望他们了。”

擒龙客向侧方退，呵呵一笑道：“好吧，在下一差错，全盘皆输，没话说，诸位是公平决斗呢，抑或是一拥而上？”

九岭玄魔桀桀一笑，手按剑把迫进说：“姓许的，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凭你一个江湖小武师，替公门跑腿的小混混狗腿子，你配说这种话？”

“配不配咱们心中有数，阁下请指教。”擒龙客冷冷地说，徐徐拔匕出鞘。

匕首，也就是短剑，标准的尺寸是一尺八，这玩意易学难精，格斗时极为凶险。

擒龙客的匕首全长只有一尺二，如果不是有匕首的形态，前会被人误是短刀。

匕出鞘，光华耀目、晶虹四射，匕身幻出蒙蒙光华，如不迫近定神细看，不易看清看实锋刃。

百劫人妖格格一笑，叫道：“好一把名震武林的幻电神匕，果然名不虚传。”

擒龙客冷然一笑，道：“承赞了，你阁下的青虹剑，才是人间至宝，名列天下五大名剑之一，幻电神匕何足道哉？”

九岭玄魔剑立下立户，不耐地叫：“姓许的，少废话，准备好没有？”

“阁下，上啊！”擒龙客无畏地叫，立了门户。

四周，殿门是召魂使者，左首是玉郎君，左侧是凌云燕，神案则是百劫人妖，四面把守，擒龙客插翅难飞，除了生死一决，绝给突围而走。

九岭玄魔一声狂笑，走中宫抢攻，一招“笑指天南”人剑俱进，剑上隐发龙吟，注入了内家真力，一出手，便全力相搏，锐不可当，但见剑虹乍吐，攻向擒龙客的胸腹要害，下手不留情。

擒龙客存心拼命，匕首短，必须近身搏击，直等到剑尖近身，方闪身一匕斜挥，大喝一声，闪电似的抢进，匕影画出一道耀目光弧，攻抵九岭玄魔小腹与左肋肋，奇快绝伦，不愧称金陵三剑客之一。

几乎在同一瞬间，人影来势如电，左右后三方剑汇集同一瞬人影乍合。

“啊……”狂叫声乍起。

人影静止，剑气乍敛。

招魂使者、玉郎君、凌云燕三人各站一方，三把剑皆分别刺入擒龙客的体内。招魂使者的两尺二寸短剑尤其可怕，从擒龙客的脊心刺入透前心，尽僵而没。

百劫人妖已滑下神案，扶住脸色如死灰的九岭玄魔，急叫道：“九洲兄，躺下我替你裹伤。”

九岭玄魔的左肋血如泉涌，肠子从裂口挤出，左手断了食中两指的前一节，痛得冷汗直流，站立不牢摇摇欲倒。二把剑等于架住了擒龙客，因此擒龙客并未倒下，张口想叫，却叫不出声音，手一松，“当”一声幻电神匕已坠地。

他怨毒地死瞪着前面的百劫人妖，最后叫出六个字：“无耻的狗……东……西！”

三人同时一声长笑，同时拔剑后退。

“嘭”一声响，擒龙客卧倒在地。

凌云燕手急眼快，俯身急抓幻电神匕。

夺劫人妖更快，不用手用脚，当然要快些，一脚踏住神匕，笑道：“小妹妹，慢来，这神匕可是我的。”

凌云燕一声轻笑，猛地反手向人妖的下身探去。

人妖吃了一惊，本能地向后退，手一松，扶住九岭玄魔跌倒在地。

凌云燕拾起神匕，笑道：“神匕通灵，有德者居之，小妹当仁不让，谢谢。”

百劫人妖一怔，骂道：“呸！你这骚狐狸阴险透了。这把幻电神匕可是名传遐迩的至宝，你获为已有，会招祸的，你……”

“笑话，你能要我就不要？你就不怕招祸？”凌云燕冷笑着说。

“给我！”百劫人妖怒叫，将手伸出。

凌云燕一跃两丈，出了殿门。

“你走得了？”百劫人妖追出叫。

到了院门的凌云燕突然退至厢，低声叫道：“快走，有人来了。”

玉郎群踱出殿门，向退回的百劫人妖说：“见好即收，萧佩

姑娘既然爱上那把神匕，那就给她好了。陈兄，咱们走。”

百劫人妖陈魁无可奈何地说：“世昌兄，神匕如果落在萧姑娘手中，她会替咱们带来灾祸的，果然有人来了，咱们走。”

玉郎君抱起九岭玄魔，向召魂使者道：“君山兄，咱们洞庭君山见，兄弟先走一步。”

“好，下月中旬君山见。”召魂使者信口答。

百劫人妖从殿后退，扬声道：“诸位，今后咱们依议各奔前程，如非必要峭可聚首同行，以免无意中走漏消息。两位君山之约，最好取消，记住：咱们这几个人在今年这半年中，并未会晤，也不曾到过江南，更不曾听说过这座慈姥山，别小看了摘星手，咱们几个人联手，不一定接得下他那疯狂的夺魄三剑，谁要是被他盯上了，千万不可大意。”

声落，这位非男亦女的宇内人妖，身形一闪蓦尔失踪，迳自走了。

破大殿充满了一刺鼻的血腥，擒龙客躺在血泊中，气息已绝。

不久，破院门出现一个浑身水淋淋的人影。

“轰隆隆……”雷声惊心动魄，雨更大，风更狂，金蛇乱舞，地动山摇。

这人不畏雷，也不在乎风雨，站在山门外向里瞧，用目光搜索庙内的一切，自语道：“怪，怎么这座庙破败荒凉到这种程度？德弘叔为何约我在此地见面？”

这人年约二十上下，身材高大雄壮如狮，浑身焕发着青春的气息和蓬勃的生气，健康的脸色白里透红，五官清秀，有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眼神中泛现聪明、智慧、活泼、无邪的光芒，是属于涉世未深，仍保有赤诚坦率猖狂个性的年轻人。

他穿一袭青绸对襟衫裤，赤手空拳，脚下穿爬山虎快靴，头发胡乱挽了一个道士髻，浑身水淋淋成了落汤鸡，他却毫不在意。

身材高大健壮的年轻人，穿着紧身尤其显得突出，显得更为

雄伟，更有生气。

他踏入院门，抹掉脸上的雨珠，向大殿走去，目光落在院子左右的草丛和地面，微笑道：“有许多脚印，可能中德弘叔带了他镖局的朋友先到了。距午正还有一个时辰，他们怎么提早来了？”

刚踏上台阶，便看到了神案拜台下的两具尸体，也嗅到了血腥。

“哎呀！”他骇然惊叫，向里急抢。

当他看清尸体的相貌时，心中一宽，吁出一口长气，如释重负地说：“不是德叔，谢天谢地。”

他宽心地站起，开始打量现场，似乎有所发现，狠狠地嗅了几下，感然道：“有女入留下的脂粉香，这女人刚走不久。”

尘封的地面留下了不少脚印，有男有女。不久，他断然地说：“有六个人的脚印，共五男两女，有动手相搏的痕迹，尸体被留下可知撤走的十分匆忙。武林人以武犯禁，互相仇杀何苦来哉？”

他开始检验尸体，先难擒龙客，自语道：“三剑致命，像是受到背后暗袭，下手的人好狠，犯不着刺三全剑的。”

验至另一具尸体，久久，他脸色逐渐凝重，眉心也渐锁紧。徐徐站起因感地自语：“是被一种属于太阴掌力的内力震毁了心脉，是从背后下的手，这人的阴柔歹毒掌力的内力已练至化境，三尺内可震碎内腑，为何竟在后面下手伤人？一个练至这种地步的内家高手，绝非武林泛泛末流，从背后偷袭暗算，未免太不一情理。凶手是什么人？这两个尸体是不是弘叔的朋友？我管不管？”

他重新开始搜索尸身上的遗物，他失望了，两具尸体怀中无长物，甚至出门人必须携带的路引也不见踪迹，猜想必家是身在附近的入。

蓦地，他看到擒龙客的左手前端，尘埃已被水渗润，隐约现出两个用手指划下的字影。

他费了不少的工夫，方才看出那是一个半字，第一个字像是

“百”，另半个字是一个小十字；依大小形状，该算是半个字。

平民百九最忌讳的事，便是上衙打官司。江湖人更不想与官府打产道，以免惹火焚身。江湖人有两句口头禅，“沟死沟埋，路死插牌。”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不需张扬，不需惊动官府。

“人死入土为安，我先埋了他们再说。”他喃喃自语，开始找掘地的器具。

他以为这是武林人在此决斗遗下来的尸体，所以发善心加掩埋，却未料到惹火焚身，几乎毁了自己，一念之慈，替自己惹上了一身是非。

他在一间旧库房找到一柄尚可派用场的药锄，冒着大雨在庙侧的空地上挖掘墓穴。

花了不少工夫，找来一块厚大板，探手入怀，拔出一把上寸长，极为平常的柳叶刀，坐在拜台上用刀在木板上刻道：“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两无名人之墓，陌生人立。”

收好柳叶习刀，一手挟了木板，一手提起一具尸体，正待出殿。

大雨滂沱中，山门口突然出现了八名青衣大汉，全穿了青劲装，带了单刀、铁尺、剑，一涌而入。一名中年人急掠而来，大喝道：“什么人？站住！”

他站住了，笑道：“你们来得正好，可认识这两具尸体么？”

他放下尸体，中年人到了，脸色聚变，怪眼死死地盯着他，厉声问：“阁下，是你把他们杀啦？”

他不点不悦，摇头道：“不是我，你怎么说话这样随便？”

“这里没有旁人，怎么不是你？”

“笑话，你们也在此，那么……”

“住口！你好大的胆子。”

“胆子并不大，人的胆子大小相差无几。”

“狗东西！你……”